

有道之所得焉夫刑法之威世人所常畏也雖有道之士亦安得不畏之哉何則世教既衰禍亂方作淫刑以逞將及善人荒乎未央吁可畏也夫爵賞之慶世人所熙喜也得其欲也如列鼎而饗太牢遂其志也如登臺以望春物彼有道之士亦安得辭之但得之泊然无所喜若赤子之未孩笑也處之儻儻然如不足若喪家而无所歸也夫世俗之人尚於智力常若有所餘焉而有道之士復於愚弱常若有所遺焉夫豈如冥頑之人心无所知哉乃其性純粹而不尚智耳夫世俗之人以昭昭然自顯為明而有道之士獨昏昏然以晦用為德世俗之人以察察然知姦為能而有道之士獨悶悶然以知常為道是以其靜也澹澹然若海之不可測其動也颼颼然若風之无所息衆人有為莫不有所以我獨無為似乎頑且鄙故衆皆逐於末所愛哺其子我獨反於本所貴養其母耳夫所謂母者道也子者一也愛哺其子者以嗜欲

資其神貴養其母者以清靜歸於道也

道德真經傳卷之一

二十一

道德真經傳卷之二

心二

吳郡陸希聲傳

經孔德之客唯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其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傳夫虛空其德以容物者唯真精之道是從事乎然道之為物也恍兮若有惚兮若無不可得而定言之何者謂其寂寥无形不可為有而非見萬象謂其千變萬化卒歸於无物雖恍惚惚惚有无不定窈窕冥冥陰陽不測而精真之信存乎其間夫純粹謂之精自然謂之真至誠謂之信故至誠為之用粹精謂之體體用玄合則謂之自然所謂道法自然也吾何以知其自然之真哉以其上自往古下及來今道之為名常在不去耳以其常在不去是故能閱衆甫衆甫者謂觀閱衆物之某甫者耳吾何以知衆物之名可閱乎以此衆物之名

非常名故其名隨世而遷滅唯道之常名  
不去故能閱可名之名耳夫唯知道之名  
者乃可以撫運應務雖萬物日作於前而  
我故无為而治也

經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  
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  
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  
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  
全者豈虛言哉故誠全而歸之

傳曲成而不遺則事全枉已以伸物則理  
直少其欲則事自復故窪則盈靜其濁則  
理自清故弊則新事歸於理故少則得理  
乖於事故多則惑聖人知道之紀抱道之  
子以理會事以事會理事理冥會故可以  
為天下法則也不自見而弊人則事自明  
不自是而非人則理自彰不自伐其才則  
事歸於實故治有功不自矜其能則理得  
其當故道可長夫唯順道之理不與物爭  
則天下之事莫不從已故能曲成萬物而  
不遺微隱乃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徒言

哉誠能曲而成之則天下全而歸之矣  
經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  
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  
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  
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  
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故信不足有不信

傳老氏將行不言之教以契自然之理故  
標而目之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然則希  
言猶不言也仲尼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又曰天不言而信此天道之自  
然也夫自然之理道之常也若四時之運  
天地之常是以能恒久不已終則復始夫  
飄風暴雨非天地之常也是以止發作也  
勃焉其齊止也忽焉夫以天地之廣大猶  
不能久為此而況於人世其能久於非常  
乎道德既隱仁義不行曲禮煩刑不得已  
而為之耳而惑者不能知禮以時為大刑  
期於无刑之指乃欲執其一方謂可行於  
百世斯過矣噫飄風暴雨有時而息四時  
之常未始有極自然之理不可易也故從

事於道體道者也法乎自然不失常道故  
道亦得之則同於道矣從事於德用德者  
也雖失常道未失常德故德亦得之則同  
於德矣從事於失者既失於道德又失於  
仁義故失亦得之則同於失矣記曰為善  
不同同歸於治為惡不同同歸於亂蓋近  
是矣於乎信不足有不信斯不得已而為  
之苟得已而猶為之誠亦惑之甚也

經政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自是者  
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  
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傳踐於利者不可以立於常道跨於欲者  
不可以行於常名欲利之本不忘而曰我  
可以為治无由也故自見而蔽人則事不  
明白是非而非人則理不彰自伐其才則治  
无功自矜其能則道不長此四者與跂踣  
同病皆不足以致治以道論之若棄餘之  
食不足致飽負贅之行亦孔之醜凡物猶  
或惡之有道者焉可以處也  
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

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  
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故域中有四  
大而王居其一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

傳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知混成之  
物生於天地之先也寂兮无兆獨立於萬  
化之外而其體不改寥兮无狀周行於萬  
物之內而其用不殆故能生成品類為萬  
事之主中庸曰其為物也不貳則其生物  
也不測是以太極為大衍之始混成為天  
下之母焉其體不可以名得故不知其名  
其用不可謂无名故字之曰道天字因名  
立名因用生既與之為字則知其有名矣  
尋其名末知所謂究其用見其極大因強  
名其用謂之為大焉於其用則名為大矣  
於其體則實已逝矣名去實其運子曰其  
去不遠在知其反以名反實以事反理大  
施於家國小施於身心不能反形則天理  
滅矣故記曰道不遠人人自遠道而遠人

不可以為道又曰道也者不可斯須離可  
離非道故始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  
无名之道也末所謂逝曰遠遠曰反者有  
名之道也故舉域中之四大而王者居其  
一焉以明王者參天地之道而贊萬物之  
化育也於乎域中之云者明道非六合之  
外也故為人之主者必法地之靜以為體  
能靜矣然後法天之動以為用能動矣然  
後法道之无為无不為既能无為无不為  
矣然後能法自然而然而天下莫知所以  
然也

經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  
離輻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  
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傳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故重能為輕之  
本也天下之動貞夫一故靜能為躁之主  
也夫行邁之人終日靡靡然而未嘗遠離  
其輻車之重載者以衣食之資所在也苟  
速而棄之則必委困於道路矣是以君子  
之心常志於道雖外有紛華盛鬻榮觀之

娛而內常安處貞素超然不滯此以重為  
本以靜為主之術也夫所謂萬乘之君以  
天下為重故也如之何輕用其身不顧天  
下是猶遠行之人棄其輻重則危殆之機  
立可待矣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王之  
常道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天下之常情  
也苟為人之主者輕用其身縱欲无已虐  
用其民不顧天下則天下之民相率而去  
之矣不惟率而去之且將從而伐之矣故  
老氏惻然憫之反覆與歎曰治身心者輕  
則失於歸根躁則失於貞一治天下者輕  
則失其寧邦之本躁則失其法地之君於  
乎萬乘之主安可不重且靜哉  
經善行者无轍迹善言者无瑕譎善計者不  
用籌算善閉者无關鍵而不可開善結者无  
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无棄  
人常善救物故无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  
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責其師不愛  
其資雖知大遠是謂要妙  
傳善行者以道道大則德廣故无軌轍可

踵迹善言者以名名正則實得故无瑕類  
 可指謫善計者以度度明則數簡故不用  
 籌策而能為巧曆善閉者塞其兌則心不  
 生故无關鍵而不可開善結者結以信則  
 心不離故无繩約而不可釋故記曰墟墓  
 之間未施哀於民民哀社稷宗廟之間未  
 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叛周  
 人作會而民始疑苟无忠信誠懇之心以  
 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是以此五善  
 者皆聖人善教之要也夫人之不善何素  
 之有乎故立天子置三公將以教之也善  
 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是以教无棄  
 人用无棄物斯乃器用知常之術故謂之  
 襲明焉何者夫世之所貴者莫如師世之  
 所愛者莫如資然而善人所以為不善人  
 之師者正以不善人為善人之資也苟无  
 不善人為之資則善人亦无以為其師矣  
 噫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天下皆  
 不知善之為善斯盡善矣今不貴其師者  
 不欲就東人之所善而彰彼不善不愛其

資者不欲因他人之不善而成己之善也  
 雖知此不貴愛師資之言大典當世速謬  
 然其實為善教之術乃要約之妙用也  
 經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賤為天下常德  
 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无極知其榮守  
 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  
 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  
 不割  
 傳夫天地之間萬物之用雄強而雌弱壯  
 動而牝靜至於尊卑先後莫不如此老氏  
 深原物理法而為術知弱勝於強故以弱  
 為用知靜勝於動故以靜為主是以後其  
 身而身先卑其道而道尊故處前而民不  
 厭居上而民不重是故知雄強之不可以  
 而以雌弱自守則可以為天下賤矣夫賤  
 者以卑為用也夫唯能用其卑則常德不  
 去離德不去離乃可與道期故能復歸於  
 嬰兒泊然若无知唯能无知則其心明白  
 雖知其明白而守以玄默故可以為天下

式所謂式者可法而則者也夫唯可法則  
 故常德不差忒德不差忒則與道相得故  
 能復歸於无極而深不可識雖不可識則  
 闇然日彰故其道顯榮雖知其榮顯而守  
 以涵辱故能為天下谷谷者體實而用虛  
 者也唯體實而用虛則常德乃充足德既  
 充足則可以復歸於无名之樸亦將不欲  
 於不欲於乎大道廢而有仁義大樸散而  
 為成器聖人能用其器故可以為群材之  
 帥夫唯大道不器故能用此成器大制不  
 割故能宰此群物若未冥於道而欲用天  
 下之器見制於物而欲宰天下之材吾必  
 見其殆已記曰利與義智與仁霸王之器  
 也用之者得不以斯道乎  
 經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  
 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  
 行或隨或叩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隲是以  
 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傳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聖人之天下  
 也故堯不能與天下與舜為不能以天下

與啓此乃天下與舜與啓故堯禹亦因而與之耳若天下不與欲強取而為之吾未見其有得之者而況能執而有之者哉是何也天下者猶神明之大器非人智力可取而為之苟非天下所與強取為之其功必敗苟非天下樂推強執有之其身必失何者夫物有行之在前則有隨之於後者矣有煦之為溫則有吹之以寒者矣有用壯為強則有用力而挫之者矣有因裁而培則有因闕而墮之者矣是故有強取而為之則有強奪而有之者矣是以聖人知天下不可以智力取故以无事取天下道成德著而天下與之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聖人無為而致治故去甚者不強取也去奢者不執有也去泰者不辭讓也易曰亢龍有悔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亦其指也

經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憍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傳夫以道輔人主者當以德服人心不以

甲兵之力取強於天下何者取強於人人必惡之天下之人惡之則天下之兵加之矣故我取強於人人亦取勝於我出乎已者反乎已是以其事好還復焉凡師旅所居農耕必廢則荆棘生於田畝村軸空於都鄙重以殺害生民感傷和蒸則必水旱游臻凶荒仍歲矣人事既如彼天意又如此然則兵可去乎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不可去用之有道故古之善用兵者果而已矣不以取強何謂果哉勿矜其能勿伐其功勿憍其心雖果於三者須不得已而後用復果於濟難而不止猶不敢以取強焉則是果而勿強矣夫矜其能則好戰好戰則不能安民伐其功則易爭易爭則不能和衆憍其心則生事生事

則不能阜財三果不存七德盡廢好勝弗已怙力取強亡之道也於乎物壯必老兵強必敗自然之勢可不戒哉且道以弱為用而兵以強取勝斯不合於道也明矣不遠而復故无祇悔不道早已則无大敗易曰速復凶有災者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不知早已之謂也

經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路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傳夫佳尚兵謀之人非祥善之材器凡物猶或惡其意有道者豈可安其事哉何者天地之道左陽而右陰陽主德主生陰主刑主殺故君子平居則以有德者居左斯貴左也即戎則以有勇者為右斯貴右也

君子以好生為德武人以多殺為功故知兵者是不祥之器用非君子之器用也若夫變夷猶夏寇賊者究則不得已而用之然未嘗為起戎之首故曰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以恬於見利淡於欲勝為上不以敢於勇進嗜於多殺為貴善在不戰而屈人不以戰勝而為美何也凡戰以多殺人為勝美之者是樂殺人樂殺人者人亦將樂殺之豈唯人將殺之天亦將殺之何哉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樂殺人者逆天德若使樂殺人者得志於天下則天下之人幾盡矣天必不助而況於人乎且吉事則拱而尚左凶事則拱而尚右偏將軍者兵之佐故居於左上將軍者兵之主故居於右所以居於右者居其上勢也居上勢者尚於右是以喪禮處之也夫戰而勝者殺人多也殺人多者必以悲哀泣之是戰而勝者則以喪禮處之也前言不祥之器後言喪禮處之皆再歎其辭惡殺人之甚也

經道常无名橫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傳道之所以能常者无名之體也夫无名之體亦謂之无名之樸其體甚微眇其道甚尊大故為天地之始而天下莫之敢臣也侯王能守此无名之樸則萬物莫不賓服故山高則群羊至矣水深則蛟龍至矣山之不高水之不深神物且猶不至而況於衆物哉夫天地中和之氣合則膏露降於萬物萬物均被其澤莫有使之而然侯王能法天地之中和以守沖用之道則德澤普於天下天下莫知所以然所謂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也

經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傳所謂始者即无名也夫唯无名之體故能制有名之用亦既有名名將遊矣故亦將知止止其所也遊止其所名止其實事止其理知止而止故不至危殆然則所謂

名止其實亦實其名也故循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當則國治名實不當則國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故有道之君操契以責名名者天下之綱聖人之符張天下之網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无所逃矣故審其名以復其實考其實以正其名則是非之見若白黑故判為兩合為一是非隨名實實罰隨是非是以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故曰名自命則事自定也因名命之隨事正之故堯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而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亂故名者聖人之所重也仲尼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人主憂勞人主憂勞則官職煩亂白之顧益黑求之而愈不得名正則人主無憂勞無憂勞則不役其耳目之主而百度惟貞因形而任不制於物無為而治清靜以公神通乎六合意觀乎无穷所謂知止不殆也夫江海者川谷之所歸无名者有名之所止譬諸天下之事其歸

於道如此

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傳知出於外謂之智如日火之外光知反

於內謂之明如金水之內景用弱以勝人之暴為有道之力守柔以自勝其躁為有德之強知足於利欲者不亡其大業故謂之富強行於仁義者可至於盛德故謂之有志動而不失其所恒故可久身死而道不亡故為壽

經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无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傳大道之用其猶鬼神之德乎汎汎乎可在乎左可在乎右洋洋乎若在乎上若在乎其前後為萬物之母故恃之以生與天地合德故其功易成以其親之至故不謝厥德以其大之極故不稱有功慈育萬類長

而不宰故常无欲以觀其妙則可以名其樸為小萬物歸之不為其尊主若川谷之與江海則可以名其道為大夫川谷之赴江海受之而不厭是未嘗自尊天下皆歸聖人聖人容之而不倦是終不為大聖人守无名之小樸終不自以為大所以為萬物之所履本能成其大

經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頤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傳大象者道也夫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天下萬物皆歸而往之矣夫聖人視民如赤子唯恐其傷而況有事傷之乎未嘗有以傷之則歸而往之者莫有受其傷矣莫受其傷則天下皆安其夷泰矣夫樂

可以悅耳餌可以適口則旅人為之留連行客為之歡慶雖即時有感然非其所安不可久處故易曰為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也夫執大象者則不然不以欲樂示於人故言之出口淡乎其无味教之入心

泊乎其不美希乎其不足不足以聽視然用之不窮酌之不竭彌乎其萬年而不可以既

經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傳夫聖人之淵奧莫妙於權實實以順常為體權以反經為用權所以濟實實所以行權權實雖殊其歸一揆老氏既以實導人立知常之教又以權濟物明若反之言易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也夫欲除強梁覆昏暴者必因其利欲之心以行歛張之術術之用曰彼利欲之心方盛必且足之今張喜其足則復其

情然可歛之以正在易明夷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不出門庭是也夫足之令足所以極其張也張則侈心愈益故為眾之所歛也此術甚微而明聖人所以密用也至於將弱其志悉者必且強其嗜欲甚

愛則大費欲極則志衰小用之於身心大用之於天下廢與興奪覆却相質斯自然之理以反為合者也經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能以柔弱制剛強是用而反者也用而反者實能制權也易曰巽以行權又曰巽稱而隱夫巽之為象風也風能應四時撓萬物而萬物莫見其形權能乘天機適世變而人莫知其用夫巽之為義順也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則能制物故柔弱可以制剛強則義甚彰而用甚隱矣何以明之昔者文王二天下之三而猶誅伏殷紂乃獻漆沮之地請去炮烙之刑夫紂之貪心方熾故文王請獻之地是足之令張也紂既得地而喜故文王請去其刑是欲之以正此文王之權也昔武王觀兵盟津曰紂之惡未極於是還師二年然後與牧野之役夫還於盟津是足其張令極也與於牧野是致其眾之所歛此文王之權也昔文王以文柔之道雖念殷人不勝其酷需盡去紂而後受之此文王之實也昔武

王以剛武之德遠痛殷人之不勝其虐遂亟誅紂而後取之此武王之實也伯夷叔齊輔文王之實正武王之權謂以臣伐君不可以訓將以整三綱於後世故相率而棄武王餓死於首陽太公相武王之權反文王之實謂誅獨夫紂天下乃定將以拯兆民於當代故鷹揚而從武王肆伐于大商周公召公成文武之業將欲密救亂之權願治安之實於是休牛放馬倒載干戈問洪範於箕子遠頑民於洛邑制禮作樂偃武修文流二南之化致八百之祚此又以權反實之大者也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此皆微明之旨以權實相濟者也於乎聖人行權所以合乎道小人竊權所以濟乎姦魚脫於淵則不可行權離於實則不可用夫權之為物國家之利器也必深藏之密用之不可顯示於人懼其竊以為亂也故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在易乾之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子曰上下无常非為

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坤之六四曰括囊无咎元譽子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括囊无咎蓋言謹也慎不害也然則權之為用聖人所難且慎也可不謹乎可不謹乎

謹乎

經道常无為而无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樸无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傳道之所以為常者以其體无名故无為用有名故无不為侯王能守此始與母之術則萬物之理得而天下之事正所謂我无為而民自化也德化既淳天下清靜苟利欲之情將有萌兆吾必以此大道之質莫而正之使无得動矣夫上德无為而无以為則同於道矣下德為之而有以為則同於德矣得於德者必失於道故有无為之心者必有无為之迹後世將尋其迹而忘其本故為无為而至有為故云无名之樸亦將不欲者將使心迹兼忘則至於玄



之又玄矣夫能心迹兼忘事理玄會則天下各正其性命而无累於物之迹焉首篇以常道為體常名為用而極之於重玄此篇以无為為體无不為為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而盡其體用也

○ 道德真經傳卷之二

道德真經傳卷之三

必三

吳郡陸希聲傳

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為而无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无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失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 傳上德合道不以德辨无以為故有常德下德失道而同於德有以為故无常德上德之用法乎自然故无以為而无為也下德之用法乎无為故有以為而為之也夫仁者兼愛皆有為而為能无以仁為功者上也義者禁非亦有為而為能有以義為利者上也何則若以仁為功則滯於為仁矣若不以為利則徇於非義矣夫禮之上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至於陳玉帛尚往來斯禮之末節也今禮敬於人人

未之答彼誠失禮之微者我乃艱然變色奮臆而引之則失禮復甚於彼夫夫禮所以防爭失之於末則反以起爭斯乃世俗之常情不達禮之大本故也老子舉其失禮之甚識其起爭之由將使人反禮之本復歸於太一者耳記曰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故克己復禮而不尤於人易曰謙以制禮又曰謙德之柄苟能執謙之柄復禮之始則指撝而无不利安有攘仍之失哉且上德无為自然合道失於上德法乎无為故曰失道而後德耳夫法乎无為德業者矣有為而為仁功見矣裁而利之上義明矣制而防之上禮立矣故曰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夫失於彼者得於此此天下之常理也故忠信之質衰於中而禍亂之機兆則制禮以防其亂故禮居亂之首大道之華發於外而愚昧之情或則崇智以導其愚故智為愚之始也前識者智也智為先見之明而照於未形之理者也然則